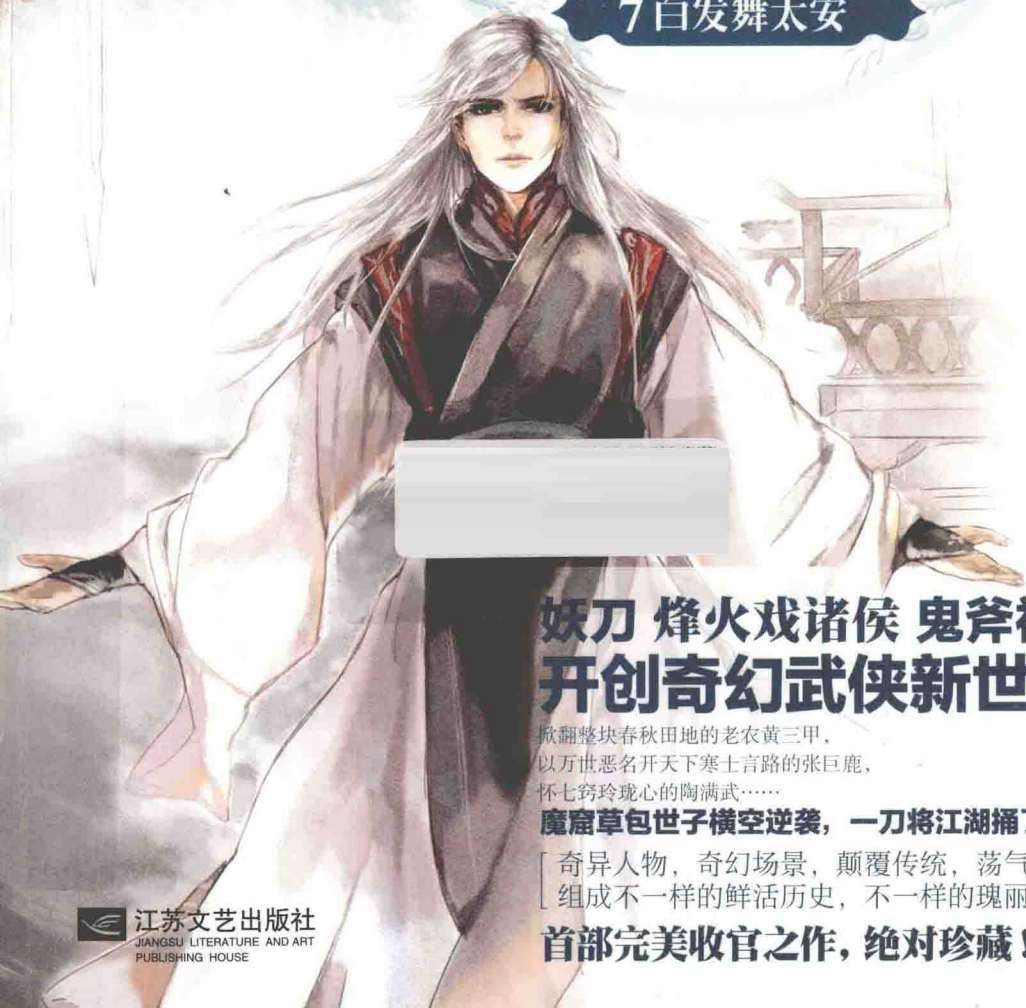


烽火戏诸侯
FENGHUO
XIZHOU
WORDS

雪中悍刀行

XUEZHONG
HANDAOXING

7 白发舞太安



**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
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!**

掀翻整块春秋田地的老农黄三甲，
以万世恶名开天下寒士言路的张巨鹿，
怀七窍玲珑心的陶满武……

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，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!

[奇异人物，奇幻场景，颠覆传统，荡气回肠!]
[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，不一样的瑰丽江湖!]

首部完美收官之作，绝对珍藏!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烽火戏诸侯著

雪中悍刀行

XUEZHONG
HANDAOXING

7白发舞太安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中悍刀行. 7, 白发舞太安 / 烽火戏诸侯著. —
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198-8

I. ①雪… II. ①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9024号

书 名 雪中悍刀行7白发舞太安
作 者 烽火戏诸侯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
责任 编 辑 姚 丽
文 字 编 辑 风染白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45千字
印 张 17.5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,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198-8
定 价 2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 归北凉凤年载贤，赴西域赵楷持瓶 / 1

为首一骑披甲而不戴头盔，年轻女子视野中，已经出现那座北莽南朝最大城池的雄伟轮廓。

第二章 小酒馆父子相见，铁门关风声鹤唳 / 28

徐骁轻声说道：“你们遇见凤年，比遇见我的那几位读书人，都要幸运得多。”

第三章 大人物倾巢出动，徐凤年截杀赵楷 / 45

这位天下无人得知其悄然入圣的白衣战仙，提起那一杆紫气浩然缭绕的梅子酒，平静道：“请。”

第四章 徐凤年又逢青衣，徽山主往见世子 / 72

这一次徐骁披将军甲而非穿北凉王蟒袍，出现在了边境。

第五章 徐凤年卖官鬻爵，鱼龙帮风波再起 / 97

徐凤年放下马鞭，挥去青白鸾，缓缓站起身，笑了笑，手指搭在鬓角附近，一点一点撕去面皮，“我姓徐，徐骁的徐，名凤年。”

第六章 徐凤年听潮摆子，五藩王启程赴京 / 138

倒尽了壶中绿蚁，独处一室的徐凤年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“师父，你让我以后带酒给谁喝？”

第七章 回头亭白头回头，太安城千人朝会 / 167

六百老卒，面对那久久作揖不直腰的年轻男子。

此起彼伏，六百声恭送！

第八章 徐凤年一刀鸿沟，温不胜为义折剑 / 192

徐凤年平声静气道：“我将为中原大地镇守西北，北凉三州以外，不受北莽百万铁骑一蹄之祸。”

第九章 下马嵬奇人有约，九九馆龙蟒相争 / 221

老人将剑鞘丢入空中，御剑而去离京城。

朗朗笑声传遍太安城。

“天上剑仙三百万，遇我也须尽低眉。”

第十章 太安城青衣观礼，下马嵬真武见我 / 246

一名风姿可谓举世无双的年轻女子御剑，直过十八门。

一剑悬停众人顶。



第一章

归北凉风年载贤，赴西域赵楷持瓶

为首一骑披甲而不戴头盔，年轻女子视野中，已经出现那座北莽南朝最大城池的雄伟轮廓。

从头到尾，徐凤年都没有瞧见那名偃甲湖水师统领。下船以后，坐入一辆龙腰州箭岭军镇的马车，徐凤年撩起窗帘子，才看到一名不确定身份的健壮校尉出现在船头。同乘一辆马车的徐北枳顺着放下的帘子收起视线，轻声道：

“有一标偃甲湖骑兵护送我们前往茂隆北边的鹿茸城，正大光明走驿路。”

徐凤年靠着车壁，膝上放有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出鞘的春雷短刀。

背有刹那的青鸟已经披甲混入骑队。

徐北枳缓缓说道：“茂隆成为凉莽南北对峙的一条新分水岭，董卓撤出葫芦口后，没谁愿意去送死，只得黄宋濮跟慕容女帝请了一道八百里加急的折子，领兵增援。柳珪和杨元赞这两位大将军还在观望。黄宋濮权势已经不复当年，名义上是总掌南朝四十万兵马的南院大王，不说柳、杨两位不用仰其鼻息，就连董卓六万亲兵也素来完全不服管，黄宋濮这回彻底拉下脸面，用去很多多年积攒下来的珍贵人情，才调动了九万精骑。在南朝做大将军就是如此为难，你不领兵，谁都愿意对你和和气气，把你当菩萨供奉起来；真要有了兵权，背后就要戳你脊梁骨，恨不得你吃败仗，把老本都赔光。这等劣根，都是春秋遗民一并带来的。这些年皇帐北庭那边又有了‘南人不得为将’的说法，要不是慕容女帝强行压下，加上柳、杨二人也不希望北人掺和南事，也都各自上了密折，总算没有拖南朝的后腿，否则恐怕黄宋濮都没机会去跟你们北凉铁骑对峙。”

徐凤年瞥见徐北枳手上有一卷书，拿过来一看，笑容古怪。徐北枳也是会心一笑，娓娓道来：“龙虎山一个天师府年轻道士杜撰的《老子化胡经》，大概就是说当初道祖骑牛出关，仅留下三千言给徒子徒孙们，就西渡流沙，摇身一变成了佛祖。立意取巧，文字倒是挺好的，说不定是那赵家天子赐号‘白莲先生’的人亲自操刀润的色。如今龙树圣僧圆寂，白衣僧人又没有出声，两禅寺闹哄哄乱成一团，宫中那帮青词真人又远比和尚懂得互为引援，加上病虎杨太岁久未露面，我看这场起源于北莽的灭佛，反倒是你们离阳王朝更加酷烈。不说其他，各个州郡仅存一寺这项举措，就能让各大同州同郡的名寺来一场窝里斗。”

徐凤年平淡道：“谁让佛门不像龙虎山那般跟天子同姓？谁让春秋战事中士子纷纷逃禅，人数远胜于遁黄老？谁让离阳王朝已经掌控大局，要开始大刀阔斧斩草除根？再说了，如此一来，西域佛门密宗才能看到渗透中原的

希望，皇子赵楷持瓶过剑阁入高原，才能全身而退，建功而返。如此一来，北凉北线有北莽压制，东线南线本就有顾剑棠旧部牵扯，再加上一个跟朝廷眉来眼去的西域，就真是四面树敌了。打蛇打七寸啊，北凉吃了个大闷亏，可能我师父埋下的许多伏笔就要功亏一篑。”

徐北枳不去刨根问底北凉关于退路的布局，只是微笑问道：“北凉会是一方西天净土？”

徐凤年轻声摇头道：“这个把柄实在太太，徐骁也不太可能明着跟朝廷针锋相对，最多对逃窜入境的僧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已是最大的庇护。况且一山难容二虎，北凉的庙再大，也容不下两个和尚念经，西域佛教势力算是彻底跟北凉断了线。这兴许就是张巨鹿为何对灭佛一事装聋作哑的原因，恶名不担，好处要拿。怎么能让北凉不舒服，这碧眼儿就怎么来。你不问，我倒是可以跟你透底：西域和蜀诏，本来是我家好不容易倒腾出来的狡兔两窟，这会儿就要少了一窟。”

徐北枳皱眉道：“那私生子出身的赵楷能否成事还两说。”

徐凤年还是摇头，“我第二次游历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，差点死在他手上，阴得很。有他坐镇西域，形同一位新藩王，肯定会让北凉不痛快。”

徐北枳笑意玩味道：“北凉出身的大黄门晋兰亭，不是你爹亲手提拔才得以进入京城为官吗？怎么反咬一口？他的那番弃官死谏，件件看似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可在我看来，远比以往那些阁老重臣的痛哭流涕来得狠辣。如今虽说没了官职，但是在庙堂上一鸣惊人，朝野上下赞不绝口，都有人喊他‘晋青天’了，好像张巨鹿对其也有栽培之意。严家在前，做成了皇亲国戚；晋家在后，不需要几年就可以在京城扎根。你们北凉，净出一些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偏偏还都下场不错。”

徐凤年瞥了一眼徐北枳，冷笑道：“读书人嘛，都想着报效朝廷。你可曾听说有几位北凉老卒转过头骂徐骁的？”

徐北枳哑口无声。

徐凤年弯腰从脚边一个行囊里扒出一个漆盒，里面装了颗石灰涂抹的头颅。徐北枳默默挪了屁股，缩在角落，躲得远远的。

“听羊皮裘老头说过天门跻身陆地神仙，如果是伪境的话，爬过天门就要爬挺久，幸好李老头儿没骗我。

“天底下的指玄高手屈指可数，你这样的满境指玄就更少了，死得跟你这样憋屈的肯定更是凤毛麟角。

“也不知道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使出那样的一刀。我想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也许给我真正的指玄境界，也使不出来。你真是运气不太好。徐骁说过，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。难怪你当年的手下败将邓茂成为天下十人之一，而你却停滞在指玄上十几年。”

听着徐凤年跟一颗头颅的念叨，徐北枳实在是扛不住，脸色苍白捂着鼻子恳求道：“能不能盖上盒子？”

徐凤年端起盒子往徐北枳那边一递，吓得徐北枳撞向车壁。

徐北枳怒气冲冲道：“死者为大，第五貉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江湖前辈，你就不能别糟践人家的头颅了？”

满头白发的徐凤年放下盒子，继续盯着那颗死不瞑目的脑袋唠唠叨叨：“虽说提兵山掌握了那么多柔然铁骑，以后注定跟北凉是死敌，但这会儿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可以我带着自家丫鬟远走高飞，你做你的将军和山主，你倒好，赶尽杀绝来了，我不杀你杀谁。

“我这趟北莽练刀，一点一滴好不容易养出来的神意，都毁在你手上了。要不你活过来再让我砍一刀？

“喂，是不是好汉，是好汉就睁开眼，给句明白话。”

一旁的徐北枳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王八蛋徐柿子的絮叨，怒道：“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！”

徐凤年弯腰捧起盒子，又往徐北枳眼前一伸，“来，徐橘子，跟第五貉道声别。”

徐北枳转过头，一下子撞在车壁上，连杀人的心思都有了。

徐凤年推上盖子，重新装入布囊，捧腹大笑。

徐北枳愤愤道：“很好玩？”

徐凤年撇撇嘴道：“不好玩？”

徐北枳压低嗓音，怒其不争道：“你以后怎么世袭罔替北凉王，怎么跟那么多劲敌斗？”

徐凤年横躺在宽敞的车厢内，跷起二郎腿，轻声道：“走一步看一步，要不然还能如何。”

徐北枳恨不得手上一本书砸死这个被侍童称作“徐柿子”的家伙，只是无意间看见他的满头白发，又默然收手。

徐凤年坐起身，掀起帘子，朝披甲提枪的青鸟招了招手。

等青鸟百感交集一头雾水地靠近了，徐凤年却凶神恶煞一脸怒相，“要不是公子觉着你水灵，身段好，懂持家，武艺还超群，实在是找不着比你更好的姑娘，更贴心的丫鬟，在柔然山脉早他娘的撒下你跑路了！回了北凉，努力练习那四字诀，以后结结实实宰杀几个指玄境高手，杀人之前千万别忘了说是本公子的大丫鬟，记住了！”

青鸟轻轻点头，嫣然一笑。

车厢内复归平静。

徐北枳看了几页一味谤佛的经书，忍不住抬头问道：“你就这么对待所有下人？”

徐凤年反问道：“你是上人？”

徐北枳笑道：“我一介流民，当然不是什么上人，不过你是。”

徐凤年躺下后，望着顶板，轻声道：“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北凉三十万铁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”

不再理会徐北枳，徐凤年哼过了那首粗俗不堪的巡山曲，又哼起一支无名小曲儿，“什么是好汉，一刀砍了脑袋做尿壶！什么是大侠，可会‘猴子摘桃’这等绝学？什么是英雄，身无分文时能变出一张大饼吗……”

徐北枳“大煞风景”插嘴问道：“我能否问一句？”

徐凤年停下哼唱，点了点头。

徐北枳好奇问道：“你当下还有一品境界的实力吗？”

徐凤年嘿然一笑，“这个不好说，我呢，有一部刀谱，原先都是循序渐进，学会了一招翻一页，前段时候不小心直接跳至了尾页。明明是刀谱，最后一页叫‘灵犀’，却是讲的剑道境界。赶巧儿，我身上养了十二柄飞剑。离我三丈以外，十丈以内，只要不是指玄境界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百个，我还是能杀一百个。”

徐北枳平静道：“厉害。”

徐凤年转头纳闷道：“是夸我呢，还是贬我？”

徐北枳低头看书。

等他蓦然抬头，徐凤年不知何时又捡起了盒子将那颗灰扑扑的头颅展现在身前。

风雅醇儒的徐北枳也顾不得士子风流，握紧那本书就朝这个王八蛋一顿猛拍。

徐凤年笑着退回，收好盒子布囊，躺下后双手叠放做枕头，“徐橘子，这个我帮你新取的绰号咋样？”

徐北枳打赏了一个字，“滚。”

徐凤年侧过身去翻布囊。

徐北枳赶紧正襟危坐，然后一本正经地点头道：“这个绰号，甚好！”

徐凤年伸出大拇指，称赞道：“识大体，知进退，一看就是一流谋士。徐橘子，以后北凉撑门面，我看好你！”

本以为离近了茂隆一带之后，还得花费一些小心思才可以潜入南边，可很快徐北枳就意识到情形出乎意料：数万难民沿着驿路两边开始疯狂流徙，其中不乏鲜衣怒马豪车。北莽有几线驿路按律不准军马以外踏足，违者立斩不待，许多宗室子弟都已经拿身家性命去验证北莽女帝的决心，因此即便是仓皇逃难，也没有豪横家族胆敢踩上驿道，好在人流巨大，早已在驿道两侧踩出两条平坦路径，车马通行无碍，只是行驶得缓滞而已。北莽驿路交织如网，徐北枳所在的马车逆流而下，身后不断有别条驿路疾驰赶至的军镇铁骑迅猛南下。徐北枳吩咐一名随行护驾的箭岭骑尉去打探消息，才得到一个让他越发瞠目结舌的答案：在黄宋濮已经亲率九万精骑跟北凉军对峙的前提下，一支北凉铁骑仍是直接杀穿了紧急布置而起的防线，径直往南朝京府刺去，看那势如破竹的光景，是要视三位大将军如无物，视两位持节令如摆设，要将南朝庙堂的文武百官给一窝端！历来都是北骑南下才有这等气魄啊。

这支数目尚未确定的骑军既然一律白马白甲，自然是大雪龙骑无疑。它这一动，连累得黄宋濮本就称不上严密的防线更加松动，向来推崇以正胜奇的南院大王，推测又是葫芦口一役围城打援的阴奇手笔，加上身后军镇林立，也都不是那一箩筐脚踩就烂的软柿子，仅是调出两万轻骑追击而去，还严令不许主动出击，将更多注意力都放在构筑防线和死死盯住剩余的北凉铁骑之上，并且第一次以南院大王那个很多南朝权贵都不太当回事的身份，给

姑赛、龙腰两州持节令下达了两份措辞不留余地的军情布置。

南朝偏南的百姓们可顾不得将军们是否算无遗策，是否胸有成竹，是否事后会将北凉蛮子给斩杀殆尽，他们只听说那帮蛮子的马蹄只要进了城，那就是屠城——屠成一座空城为止，还听说连北凉刀这般锋利的兵器都给不断砍头砍出了豁子。一万龙象军就已经那般凶悍，瓦筑和君子馆足足一万多人马根本就不够人家塞牙缝的，何况是徐人屠的三万亲军？万一要是徐阎王亲至北莽，咱们老百姓还能用口水淹死那人屠不成？谁他娘信誓旦旦跟咱们说北莽铁骑只要愿意南下开战，就能把北凉三十万甲士的尸体填满那甘凉河套，堆成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景观？哪个龟儿子再敢这么当面忽悠咱们，非要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！

徐北枳提着帘子，给徐凤年笑着介绍窗外一支表情异常凝重的骑军：

“是黄岷镇的兵马，统兵的将军姓顾名落，是龙腰州持节令的女婿，平时眼高于顶，看谁都不顺眼。看来是真给你们打怕了，骑卒的这副表情，跟慷慨赴死差不多，前些年提及北凉军，可都是斜眼撇嘴。”

徐凤年平淡道：“夜郎自大。”

徐北枳哈哈笑道：“说我呢？”

徐凤年皱眉道：“到了北凉，你嘴上别总是挂着‘你们北凉如何如何’，北凉本就排外，军旅和官场都差不多，这种顽固习性利弊不去说，总之你要悠着点。”

徐北枳点头道：“自有计较。”

徐凤年自言自语：“不会真要一鼓作气打到南朝庙堂那儿去吧？这得是吃了几万斤熊心豹子胆啊，带兵的能是谁？不像是袁左宗的风格啊。”

徐北枳犹豫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有没有发现北凉有点像我们见着的柔然山南麓田地？”

徐凤年问道：“青黄不接？”

徐北枳慢慢说道：“北凉王六位义子，陈芝豹不用说，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裂土封王，以他的才略，自起炉灶都行。袁左宗是当之无愧的将才，独当一面肯定不难，领几万精兵可以轻松摧城拔寨，但统帅全局，就不好说了。齐当国，冲锋陷阵，扛徐字王旗的莽夫而已。叶熙真擅长阳谋，被誉为下一任阳才赵长陵，说到底，仍是幕后摇羽扇的谋士，需要依附于人。姚简

是一位熟谙偏门的风水师，一向与世无争，更不用去说。褚禄山的话……”

徐凤年笑道：“徐骁六位义子中，真要说谁能勉强跟陈芝豹并肩，只有他了，他是真正的全才，只要是他会的，都一概精通。我师父是因为赵长陵才名声不彰显，禄球儿跟陈芝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”

徐北枳继续说道：“韦甫诚、典雄畜、宁峨眉这批青壮将领，比起陈芝豹，都差距很大，何况偏倚向你这位世子殿下的，少到可怜。所以说，除去陈芝豹和褚禄山，北凉能跟董卓之流单独抗衡的惊艳武将，实在找不出第三位。”

徐凤年笑而不语。

徐北枳问道：“难道还有谁藏藏掖掖？”

徐凤年大笑道：“你忘了我二姐？”

徐北枳将信将疑道：“你也知道纸上谈兵和亲身带兵是两回事。”

徐凤年脸色剧变，攥紧拳头，因为他知道是谁率领大雪龙骑奔赴南朝京府了。

徐北枳何等触类旁通，也立即猜出真相，苦涩道：“要是她能活着回北凉，我就服气。”

徐凤年长呼出一口气，眉头舒展，闭眼靠着车壁，笑道：“那你现在就可以心服口服了，我二姐十四岁之前就已经记住北莽全部军镇戍堡、部落村庄和驿站烽燧。”

徐北枳在心中缜密推敲，然后使劲摇头，憋了很久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徐凤年揉了揉脸，轻声道：“小时候她跟我大姐打过一个赌，二姐说她一定会在三十岁以前带兵杀到南朝京府。她们两人的赌注分别是一本兵书和一盒胭脂。”

徐北枳冷哼一声：“军情大事岂能儿戏？！龙象军的行军路线分明是经过兵法大家精确计算过的，以军损博取大势，可以视作是在为你争取时间，你二姐算什么？”

徐凤年调侃道：“你有胆子，下次见着了，自己问去。反正我是不敢。”

徐北枳愣了一下，“你连弱水都敢去，第五貉都敢杀，竟然不敢见你二姐？”

徐凤年唉声叹气，有些头疼。

当初练刀就让她见面不说话，这次在北莽绕了一个大圆，还不得被她拿剑追着砍？

那支骑军深入腹地，如同庖丁解牛，绕过诸多军镇险隘，在北莽版图上以最快的速度撕扯出一条绝佳曲线。

速度之快，战力之强，目标之明确，都超乎北莽所有人的想象极限。

为首一骑披甲而不戴头盔，年轻女子视野中，已经出现那座北莽南朝最大城池的雄伟轮廓。

身后九千轻骑眼神中都透着疯狂炙热的崇拜。

从来不知道原来仗可以这么打，就像一个大老爷们在自己家里逛荡，遇上毫无还手之力的不听话孩子就狠狠赏他一个板栗。

每一次接触战之前，都如她所说会在何时何地与多少兵马交锋。因为绕过了全部硬骨头，以大雪龙骑的军力雄甲天下，收拾起来，根本就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敢情她才是南朝这地儿的女主人？

一路北上得轻而易举，不过接下来转身南下才是硬仗！

但老子连南朝京府的城门都瞧见了，还怕你们这群孙子？

女子容颜不算什么倾国倾城，只是英武非凡，气质中绝无掺杂半点妩媚娇柔。

她下马后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书籍，点燃火折子烧去成灰，抬头望了一眼天空，嘴唇微动，然后默默上马。

北凉历年冬天的大雪总是下得酣畅淋漓，不像南方那样扭扭捏捏，这让新近在这块贫瘠荒凉土地上安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开心。北凉铁矿多少，战马多少，粮食多少，反正都不是他们可以触及的事情。四个孩子中大女儿没甚出彩，跟寻常少女一般喜好胭脂水粉，就是性子泼辣。像那荡秋千，也不像寻常大家闺秀那般含蓄，总恨不得荡到比顶楼还要高。老二最为聪慧，自幼便被视作神童，读书识字极快，性子也内敛，都说像她娘亲。老三长得最像他那风华绝代的娘亲，典型福气的北人南相，跟他一生下来便注定勋贵无比的身份十分相符。兴许是这个家的子孙福运都用在了前边三个孩子身上，到了土生土长在北凉的四子这里就有些可怜，就跟家乡的土地一样，他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没哭过一声，会走路以后也憨憨傻傻，枯黄干瘦，鼻子上时常挂着两条

鼻涕，跟口水混淆在一起。府上下人也都觉着女主子是因为生他才死的，私下对前边三位小主人都打心里喜爱，唯独对力气奇大的老四恶感不已；胆子大一些的年轻仆役，四下无人时就会狠狠欺负几下，反正小家伙铜筋铁骨似的，不怕被掐，就是扇上几耳光，只要不给管事门房们撞见，就都不打紧。

十二岁徐渭熊的书房纤尘不染，井然有序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物品，除了文房四宝就只剩下囊括诸子百家的浩瀚书籍，书柜摆放的每一本书都拿朱笔细致圈画过。今天她正在一丝不苟写那个“永”字。北凉王府的二郡主公认无所不精，唯独书法实在是不堪入目，这让要强好胜的徐渭熊钻了牛角尖，誓要写出满意的楷字——比不过弟弟也就罢了，怎能输给她？！书法真意，她早已烂熟于心，都不用别人如何传授，直笔、驻锋、侧锋当如何才算炉火纯青，她都很心知肚明，可真到了她毫尖写出，却总是如蚯蚓扭曲，这让这个秋天写了不下三千“永”字的徐渭熊也有些恼火。

一个唇红齿白异常俊俏的男孩提了一具比他体型还要小一圈的“尸体”来到书房。

徐渭熊微微抬了抬眼角，不理睬。

锦衣华贵的孩童放下“尸体”，笑哈哈道：“黄蛮儿，咱们到了。”

躺在地上的“尸体”闻声后立马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，憨憨咧嘴笑，悬挂了两条鼻涕虫，还流了许多口水。

这一对兄弟就是徐凤年和徐龙象了。

黄蛮儿喜欢被哥哥拖拽着，也喜欢大雪天被哥哥倒栽葱扔进雪地里，整颗脑袋冰凉冰凉的，舒服得很！

徐凤年伸手帮弟弟仔细擦去鼻涕口水，然后胡乱擦在自己袖口上，指了指书房里一尊龙头对大嘴蟾蜍的候风地动仪，拍拍黄蛮儿的脑袋笑道：“去，玩蛤蟆去，记得这次别弄坏了，到时候二姐赶人，我不帮你的。”

枯黄稚童乖乖去地动仪旁安静蹲着，这回没把蹲在地上承接铜球的蟾蜍偷偷拔起来。

徐凤年趴在书案上，嚷嚷道：“二姐，还练字呢，练啥哦，走，咱们去湖边钓鱼，大姐都在那儿摆好绣凳了。”

已经有了少女坏子的徐渭熊根本正眼都不瞧一下弟弟徐凤年。

徐凤年挠挠头，无奈道：“真不去啊？”

徐渭熊不耐烦道：“再写六十个‘永’字，我还要读书。”

习以为常的徐凤年哦了一声，嘻嘻一笑，抢过笔，铺开一大张熟宣，唰唰唰一口气写了几十个潦草“永”字，这才将笔交还给二姐，“瞧，你都写完了，一起去玩呗。”

徐渭熊怒目瞪眼，北凉王府的小世子吹着口哨，半点都不在乎。

徐渭熊搁下笔，冷哼道：“就两刻钟。”

徐凤年笑道：“好嘞！”

姐弟三人一起走出书房，黄蛮儿当然是给他哥拖出去的。

徐凤年问道：“二姐，什么时候下雪啊？”

徐渭熊皱眉道：“才霜降，立冬都没到，再说今年兴许会在小雪以后几天才能有雪。”

徐凤年做了个鬼脸，“二姐，你那么聪明，让老天爷早些下雪呗？”

徐渭熊伸手拧住小世子的耳朵，狠狠一拧。

这一年，北凉第一场雪果真在小雪之后三天如约而至。

两位少女和两个弟弟一起打雪仗，是徐凤年好说歹说才把二姐说服，从书房拐骗出来一起玩，当然是他和二姐一头，大姐徐脂虎和弟弟黄蛮儿一头。因为气力吓人的黄蛮儿给哥哥说了只准捏雪球，不准丢掷，加上在二姐徐渭熊的指挥下，徐凤年打得极有章法，孤立无援的徐脂虎自然给砸了很多下，不过她在投降以后偷偷往徐凤年领子里塞了个雪球，也就心满意足。徐凤年龇牙咧嘴一边从衣服内掏雪块，一边跟二姐说道：“咱们去听潮阁赏景，咋样？”

徐渭熊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：“不去，要读书。”

徐脂虎帮着弟弟掏出雪块，笑道：“女孩子嫁个好人家好夫君就行了，你读那么多兵书，难道还想当将军？”

徐渭熊瞥了一眼这个从小到大都跟冤家似的姐姐，都懒得说话，转身就走。

徐脂虎对着妹妹的背影做了个鬼脸。徐渭熊好像背后长了眼睛，身形停顿，转头冷冰冰说道：“你以为徐凤年还能玩几年？”

徐脂虎皱了皱已经十分好看的眉头，叉腰反问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一看苗头不对，再待下去十成十要被殃及池鱼，徐凤年拉着黄蛮儿赶紧逃离此处战场。

事后他才知道两个姐姐打了个赌。

那一年，北凉的雪格外的大。

小世子差点以为老天爷是个养鹅的老农，要不然能撒下这么多“鹅毛”大雪？

徐凤年在一名笼罩在黑袍中的男子带领下乘马车进入茂隆军镇，那沉默寡言的男子亲自做马夫。

茂隆城已处戒严状态，气氛肃杀。巡城的甲士见到男子的令牌后，俱是肃然站定。

将军令。

偌大一个北凉，整整三十万铁骑，也才总计九枚。

大将军的六位义子各有一枚，其余三枚不知在谁手中。

徐凤年认得那枚将军令，也就认得了马夫的身份。

只有一个称号——丑。

徐骁的地支死士之一。

妃子坟一战，活下来的其实不只是袁左宗，还有这名死士。

他所杀之人其实不比白熊袁左宗少多少。

徐凤年没有彰显世子身份，去下榻茂隆军镇的将军府邸，只是挑了一座僻静的客栈入住。客栈掌柜、伙计都早已逃命，不过有青鸟在身边，轮不到徐凤年怎么动手，一切都舒舒服服的。

徐凤年说在这里多住几天，丑自然不会有异议。

这名铁石心肠的死士在初见世子殿下时，也曾有过一闪即逝的失神。

在书写密信其中四字时，他的手在轻微颤抖。

世子白头。

等了三天，徐凤年就动身出城南下。

这辆马车尚未到达离谷军镇。

一阵阵铁蹄震颤大地。

不下五千白马铁骑如一线大雪铺天盖地涌来。

徐凤年苦笑着走出马车，迎向后边追来的铁骑。

当头一骑疾驰，继而缓行，女子策马来到徐凤年十几步外，冷眼俯视着他。

她原本有太多训斥的言语藏在腹中，甚至想着给他几马鞭，再将他五花